

冰箱門輕輕合上時，我瞥見冷藏室裡躺著半塊皺巴巴的薑，表皮覆著一層淺淺的白霜。指尖剛觸到那微涼的質地，忽然想起十二歲那個悶熱的夏夜，媽媽也是這樣握著一塊新鮮的生薑，站在廚房門口，額前的碎髮全被汗水浸濕。那時我正趴在書桌上趕作業，檯燈把作業本照得發亮，也把媽媽端進來的那碗薑湯映得暖融融的。「剛吹了空調，喝碗薑湯驅驅寒，不然要頭疼的。」媽媽說。她把碗放在桌角，瓷碗與桌面輕碰的聲音，輕得像一聲歎息。我盯著最後一道數學題，筆尖在草稿紙上劃出刺耳的聲響，頭也沒抬就頂了回去：「說了我不喝！一股怪味，你能不能別總把你的想法強加給我？」

媽媽的手懸在半空，原本要幫我擦開額前碎髮的動作，就這樣生生頓住了。她沉默了幾秒，才輕聲說：「那湯先放這兒，涼了記得熱熱……」。「煩不煩啊！」我猛地抬起頭，嗓門陡然拔高，「不要就是不要，聽不懂嗎？」話音剛落，我就看見她眼裡的光黯了黯，像被風吹熄的燭火；握著碗邊的手指，指節悄悄泛了白。

後來我做完作業去廚房倒水，才發現水槽裡泡著那塊沒切完的薑，旁邊放著一隻空碗，她自己把那碗薑湯喝了。那時的我只覺得鬆了口氣，卻沒想起她前一天剛淋過雨，正發著低燒；沒聽見她夜裡輕輕走進我房間，幫我掖被角時壓抑的咳嗽聲；更沒留意到，第二天早上餐桌旁，她特意給我留的一碗放涼的綠豆湯，怕我覺得燙。

此刻，我把那半塊薑從冰箱裡拿出來，放進清水裡泡著。水流沖去白霜，薑塊慢慢舒展。指尖觸到微涼時，手機忽然震動——是媽媽的語音訊息，帶著剛買菜回來的微喘：「降溫了，你櫃子最上面有毛衣，記得找出來穿，別凍感冒了。」

我攥著泡軟的薑走到灶台前。切片時辛辣的氣味嗆得鼻尖發酸。鍋裡的水沸了，薑片翻滾出淺黃的湯色，暖香瀰漫開的瞬間，又想起媽媽語音裡最後那句：「家裡薑新鮮，下次給你帶點過去，你總不愛自己買。」舀一勺薑茶吹涼，抵下去，一股辛辣順著喉嚨滑進胃裡，慢慢化成一團溫暖。這才明白，她當年站在廚房門口的沉默，不是退讓，是把「怕你冷」、「怕你疼」都藏進了那碗被拒絕的湯裡。

窗外的風有些涼，卻被滿屋的薑香烘得柔軟。砧板上剩下的幾片薑靜靜躺著，仿佛把當年沒說的那句「對不起」，悄悄地融進了這碗薑湯裡。